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梨園外史 第十七回 逞雄心劫妻成婚 施譎計拐友借遁

話說譚金福跳入侯家酒店的院內，大呼小叫。姑娘正在房中做活，聽得這個聲息，不知是什麼緣故，十分害怕，哪裡敢出來。金福又連叫幾聲，見沒人理會，便一面嚷，一面搶進堂屋，把刀往桌上一戳，只聽一聲響，早見黑鴉鴉的不知什麼倒了下來，震得塵土飛揚。急定睛細看，原來是上面供的三位財神，都是泥像。金福用力太猛，左邊一位玄壇，右邊一位增福都嘴搶地，從龕中翻出，跌了個朝天。只剩中間一尊老爺，手拈美髯，皺著眉頭，在那裡子午相兒斜坐著。金福不去管他，順手扯過一張椅子，對著老爺坐下，臉上卻帶著似怒非怒的樣子。侯姑娘從裡間板縫裡向外一張，看來人模樣不像是個強盜，膽氣稍壯，便有了三分主意。放下活計，走了出來，問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，怎麼持刀跳牆，擅入人家？難道不怕明有王法，暗有鬼神嗎？」金福道：「你問我，我實對你說，我就是譚金福。」侯姑娘聽了這名字，把頭低了下去，那種情形，畫也畫不出。金福接著說道：「我小時候你是看見過的，此時你再看看，可是貨真價實？」侯姑娘道：「你到這裡做什麼？」金福道：「你同我是怎麼一個名分，你可曉得？」侯姑娘道：「曉得。」金福道：「如今你爹媽嫌我窮，給我來了個煤黑子撒帖子，你可曉得？」姑娘道：「也曉得。」金福道：「我今日來到府上，只求姑娘給我一句話。這退親的事，還是單是你老家兒的意見？還是姑娘也願意和我散炭？」侯姑娘道：「不消說了，我們作女人的，不吃兩家茶，卻也不能抱怨父母老家兒。你今日來拿刀動仗，是什麼打算？」金福道：「我沒別的主意，若是姑娘肯同我走，萬事全休；若姑娘不同我走，我和你今日不用想有一個活！」說著站起了身，手按桌上的刀靶，一雙眼覷著姑娘，專等她的答覆。那侯姑娘把臉一沉道：「嫁夫隨夫，我同你走就是了。只你還須略等，我去取一件要緊的東西。」金福道：「什麼也不許拿，我只要人，不要侯家一草一木。」姑娘道：「難道退回的庚帖不拿著，讓我爸爸告你們不成？」金福道：「我只准你拿這一樣，多一件我就不依。反正姓譚的不搶財物。」侯姑娘進她父母房中去了。金福拔出刀，扶起財神，跪在地下磕了幾個頭道：「弟子譚金福是湖北人氏，今日無心冒犯尊神，求寬恩饒恕。弟子立誓一生不做懶人，以答神麻。」正禱告呢，侯姑娘拿著庚帖走了出來道：「你搗什麼鬼，還不快走！」兩人走至門前，下了門門，拽開門，一齊跨出，直奔粉房琉璃街而來。

走至半途，忽然有人用手在他肩上一拍道：「這可被我拿住啦！」金福大吃一驚，回頭看時，卻是姚齊山，才定了心，說道：「你這個傢伙，專愛陰人，沒輕沒重的，陰我這一下子。你真討厭！」齊山道：「我要同你逛天橋，哪一處不找到，你倒帶了小娘兒們作樂。」金福道：「少說混話，這是你弟妹。」便把方才所做之事，說了一遍。齊山伸著大拇指道：「你真做得出來！」金福道：「明人不做暗事，你可給我岳父報信兒去。」齊山道：「你拿了庚帖，他難道還猜不出是你？」金福道：「送個信兒，越顯我們做得明白。」齊山答應走了。金福同侯姑娘走至自家門首，哎呀，只見鐵將軍把著大門，枉是進不去。金福道：「想是我父親同姚家通出去了，所以把門外鎖。我手裡有刀，本可以劈得開，只是天底下沒有這個做法，我身上還有四甲當十錢呢，咱們莫若住店去。」於是走到虎坊橋，找了一個小店，賃了房間，就在那裡攝土為香，拜了天地，成了百年大禮。

次早起床，侯氏從身邊取出一把木梳，一面小鏡，笑對金福道：「你不准我帶侯家一草一木，這是我從小用慣的兩件東西，就算我陪送的嫁妝吧！」金福道：「你趕緊梳頭，同我回家。我爸爸昨夜見不著我，那個姚齊山再去丟頭忘尾的一當耳報神，他老人家還不知急成什麼樣子呢！」侯氏聽了，忙忙的梳洗了，藏好梳鏡，隨著丈夫一齊回家。

果然被金福猜著，那叫天正在那裡發急，金福夫婦向前叩了頭。叫天道：「你昨天上半截的事情，我已聽齊山說過，晚間怎麼又不回家？你到底往哪裡去了？」金福便將家門上鎖，住店成親的話說了一遍。叫天道：「昨晚你丈人跑來向我吵鬧，是你四大爺把他搗走的。你四大爺為了你們沒少出氣力，你小兩口兒快去謝謝人家，才合道理。」金福答應一聲，即同侯氏到姚四房中，見了姚四跪下行禮。

姚四道：「恭喜！恭喜！你今日成了家，你這個家卻成的比世上的人都難。我也信服你，真正有擔當，有膽子。你這位娘子，也算是明白的。昨日齊山到你丈人那裡送信，你丈人丈母還沒有回去，齊山找到他親戚家，把你丈人捎了出來，一五一十對他說了。你丈人倒還不怎的，你丈母得知此事，立刻翻臉，攙掇你丈人來找你父親，你丈母自己卻回了家。你丈人跑到你父親這裡，伸拳捋袖，同你父親鬧個不清，口口聲聲叫你父親還他女兒。你父親是不會和人家打架的人，只氣得渾身亂顫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我見不是個了局，才走去，向你丈人說道：『有話好說，不要動粗。』你丈人還拉著你父親不放。我只用手輕輕一分，他便丟開。我道：『你怎見得你女兒是望重兒弄走的？』你丈人道：『是姚齊山送的信。』我道：『姚齊山是我的兒子，和望重兒早晚不離，他說的話，當然不假。只這件事，全因你老掌櫃嫌貧愛富鬧出來的，不能怨譚家沒有道理。況且你那位姑娘，很明白大義綱常，你老兩口子做的事，她很不作興。簡直對你說開了吧，你就是個王丞相，你們姑娘比王三小姐還正氣好些。她若不願意嫁姓譚的，豈能隨著望重兒走？你們父女不一心，決不是我混說。我早就聽見沈大腳藏頭露尾的說過，只我不能專信老沈的話罷了。就著今天看起來，沈大腳說的那一套，竟和劉公道供招一般，樁樁件件都是真的。既是你們姑娘不願意背姓譚的，你又何必出來打擾？留個面子，日後還可以走動。反正望重兒有了兒子，志道有了孫子，總得管著你叫聲外公，管著你們老伴叫聲外婆。望重兒同你女兒，今日並沒來家，你不信在這裡搜搜，咱們來一出《黃金台》，管保沒有他兩口兒的影子。弄不巧就許溜到他州外縣去了。他若果真跑了，總算被你擠兒走的。你回去等著吧！要不了三天，望重兒不回來，你不用理直氣壯的向譚家要女兒了，我還要親自到你櫃上，替譚志道和你要兒子，外帶著要兒媳婦。看你克化的動克化不動？」你丈人素來把我怕的神出鬼沒，只得走了。我瞧他倒怪可憐的。說不得，人有兩重父母，泰山總是女兒的爹，你今日可同你這位新大奶奶往侯家去磕個頭。一來賠禮，兩來認親。你們生米做成熟飯，諒他也變不出什麼戲法來了。」

金福答應道：「是。」遂稟知志道，帶了妻室，往侯家酒店，見著侯老夫婦，按著回門的禮，登堂叩拜。侯老夫婦見著他們彬彬有禮，氣也平了，說不出什麼話來，只得禮相待。外叫著幾樣菜，配著本館子的現成酒，款待新人。金福和侯氏並肩而坐，只侯氏吃的，金福也吃，侯氏不吃的，金福也便不動。飯畢一同辭歸。

過了些時，聽得滿街喧傳，官兵克了南京，從此沒得長毛。北京的人個個興高采烈，戲班的生意登時勝了幾倍。恰好張家口有人起班，來京約角。姚齊山被他們約走，姚四搬到下大處去住。譚家父子，便移至百順衢。

叫天托了人把金福搭入三慶，每日父子到戲園去，只金福卻是一個錢也拿不著。侯氏心中不解，便私問金福道：「怎的老爺子每日總拿幾吊車錢，你卻是一文不掙？前日班裡分包銀，也只有他老人家的，沒聽見提到你，這是什麼緣故？」金福道：「你是外行人家的孩子，不懂戲鋪裡事情，等我告訴你。我們爺兒兩個，雖在一班裡唱戲，我是個效力的，哪裡有錢我掙？」侯氏道：「什麼叫作效力的？」金福道：「效力是資格淺的人，總得在班裡白唱些日子，老闆看著不錯，才能說掙錢呢！」侯氏道：「效力得多少時，才算局？」金福道：「效力日子的多少，那可說不定，真有白乾三四年才掙十兩八兩包銀的主兒。大概得憑本領，也得看運氣。」侯氏道：「你自己覺得能掙多少？」金福道：「那也說不定。只我們這個三慶，和春台、四喜並那散了的和春，部是大班，雖有包銀，得等他一季。每日車錢給的太少，大老闆才拿八吊錢，不如那什麼嵩祝成、永勝奎、小福勝那些小班，倒天天可以掙他二三十兩。不過沒有包銀，日用卻是活動，不像大班裡的這種死相。」侯氏道：「你怎麼不去搭小班？」金福道：「一個班有一個班的戲路子，漫說小班，就是大班也不一樣。就是一出不要緊的《跑坡》。我們這個班，是緊長錘上，唱兩句散板打住，表白完了，再起慢板。到了四喜班裡，可就是倒板慢板，和我們班裡差的遠了。不過你不懂的。本來什麼叫長錘上，連你們家大人都是懵懂的，別說是你。我是三慶的娃娃，自然不能搭別的班。再說老闆厲害，就搭了別班，一紙傳單，我爺兒們全吃不住。只是我也不能在這班長久忍著，看個機會，也許和姚齊山一樣，到外地去抓幾天，敢道好的多。他雖是文武老生，也不比我強，不過我這班

裡的長假難告。那唱花臉的何老九，也是想走，東光派人來邀了他好幾次了，就是走不脫，也叫無法。」侯氏聽了，便不再言。

次日，金福到戲園裡去，在第四個戲碼兒上來了一出《太平橋》。那扮李晉王的，便是何九。唱畢之後，金福一面洗臉，一面對何九道：「我的嗓子，不知道是怎麼一個勁兒，在家裡提的時節，還夠一條；等到上了場，就剩了半條子。我的武戲，倒還對付，象那《界牌關》、《英雄義》都得過好傳授，連沈小慶那出《惡虎村》，我都有譜。偏這班裡不唱武戲。我聽桂山哥今日唱這李晉王，也不大得勁，不過總比我強一點兒。」何九道：「我也是在家裡好，上台就差忽了。」金福道：「本來現在都用胡琴提嗓子，真上了台，卻是搭雙笛。這個辦法，我覺得不是個主意。」何九道：「我也這樣的想，莫如以後我們都使笛子提嗓。」金福搖頭道：「那也不必，我看這台上的雙笛，沒有幾年的氣候了。除了田興旺還有一點拿手，剩下的都不十分會托腔，恐怕將來台上也要換胡琴，這勞什子就算歇了。」何九道：「咱兩個結個伴，每日不等到天亮，到王八蓋水蓮洞對著城牆，好好叫喚他些日子，敢道好一點兒。」金福道：「好，就這麼辦！」當日二人又穿了幾個龍套大鎧，各自回家。

從第二日起，天色將明，便一同到南城根子去喊嗓子，看看一月有餘。

這一遭，兩個人起的稍晚一點，到了城根，還沒叫喊，忽然道旁閃出一人，走至何九面前，叫聲：「桂山。」何九見了，即忙同他施禮，就引進了金福。原來這個人是東光縣的財主要起戲班，派來的一個約角的。這人知道三慶程大老闆規矩森嚴，不敢到戲園裡去。聽說何九每日在此喊嗓，特地找來。當下三人走到路西一個小小的觀音廟裡，那人看了看，沒有別的梨園在旁，便把來意說明。何九遲疑不決，金福一口替他應了。那人見金福作事爽利，便連金福一齊約去，講定價錢。金福叫他明日天亮開城的時節在城外等候，那人答應去了。

何九道：「金福，這事有些不伶俐。我們這個三慶班，長假非常的難告，你怎麼就敢應他？其實他約了我好幾次了，我因大老闆厲害，通沒敢應。你應得這樣輕易，難道不怕走不脫，對不起人嗎？」金福笑道：「我平常罵你是個飯桶，今日看來，你不但是個飯桶，簡直是個矢蛋。我們這樣角色，三慶班有也不多，沒也不少，告的什麼假？悄悄的一走，他還發兵追趕不成？」何九道：「只是日後怎麼回來？」金福道：「那更不吃勁，只要你我在外邊混好，京班裡面知道咱們有唱戲的能耐，回來哪怕他不收留？即便三慶不收，大班不要，還可以搭小班，你怕怎的？今日到戲館子裡，千萬一點不要洩漏。若一走風，這件事就算攪了。」何九拍手道：「不錯！不錯！哥哥雖然多吃了兩年的窩頭，敢情見事則迷，不及兄弟算的透徹。」

這日，兩人依舊到戲園唱戲，剛把自己的正經活做完，程長庚來了，在賬桌一坐，管事人過去說道：「老闆新收的徒弟孫某，叫他幾時上台效力？」長庚道：「那是個羊鬧兒，搞不好的，改日叫他見一見台毯，嚐嚐我們的王法。」管事人道：「他的嗓子很亮，經練經練，未必不能成就。」長庚道：「我不日就弄科班，不指望這樣掛名徒弟給我露臉。那張二奎新收四個門人，都是玉字派。一個俞玉仙，是個武旦；一個楊玉樓，是個文武老生；一個陸玉鳳，一個徐玉琳都是衫子。我前日在秦老衛衛明大人宅裡，看那玉仙演了一出《奇女福》，武藝不錯。那玉樓的嗓子，我聽著比姓孫的不弱，敢道有些出息。姓孫的再來央告唱戲，你就派他一回，反正唱不好也與我們的招牌沒相干，誰不知他是生虎子。」

說話間，金福從面前走過，長庚道：「這個譚望重，日後必然行的，只他面有反相，是三國的魏延，不可大用。」管事人不敢答言，金福嚇得魂也沒了，閃在一旁搖頭道：「厲害！厲害！這個老小子，好毒的眼睛。」

當日長庚演的《玉堂春》的劉秉義，徐小香的王景隆，盧台子的潘必正，那扮蘇三的旦角，喚作小道士，雖止二十多歲，扮相只能說是中平，嗓子也還不錯。只比起人家春台班的胡喜祿就覺得不及。小香首先登場，長庚歎道：「一個唱小生的用胭脂抹臉，不使高紅，未免嫌他女氣。這風氣一開，恐怕將來還有小生搽粉的日子。」盧台子道：「江河日下！豈但小生，連老生恐怕也要搽粉。」長庚道：「那除非大清國完了，才會出這種妖孽。我看還不至於。」盧台子道：「就是旦角，也不能出出搽粉，這都是近幾年改防風氣。依我說，唱正旦還是清水臉大方。」長庚點點頭，戲完各散。

金福瞞了父親妻子，到餘三勝家借了幾個錢，買了一份被套，跑到一個店裡住了一夜。天明起來，趕至齊化門外，那約角的迎將上來，便邀到小茶館裡去坐。這時出城進城的人絡繹不絕，只不見何九的影子。金福等了半天，還不見來，好生著急。又隔了好一會工夫，方見何九扛著被套，遠遠而來。金福搶步上前道：「你怎麼這時候才來？」何九道：「不瞞你說，我因為沒有錢使，早起趕到小香家裡借錢，等了他大半天他才起來，借了二兩銀子，酒癮來了，喝了兩碗酒，又回家悄悄的拿了鋪蓋卷兒，所以來遲啦！」金福道：「徐老闆面前，你說出門沒有？」何九道：「沒有，他是咱們班裡的人，我怎麼敢露？」金福道：「這樣還好。」那位也等急啦，說：「快走吧！」於是三人一齊趕路。

金福、何九，都不會走鄉下道兒，未免腳步越超。正沒奈何，見道旁拴著一匹驢子。金福大聲問道：「誰的驢？」一連兩聲，沒人答應。何九道：「你管他是誰的驢？這叫廢話。」金福不答，走過去躡手躡腳把那驢子牽了過來，將自己同何九的兩份被套都搭在驢背上，驅著前進，身上一輕，腳下便快，何九隻叫「好主意，好主意」。那約角人也笑個不住。走到天晚，尋個鎮店住下了。金福牽驢到湯鍋上貼了幾個錢，同他另換了一匹驢子，並且看著人家開剝了這個驢，方才走回。

何九道：「兄弟，你鬼鬼祟祟，是什麼主意？我看那匹驢怪可惜的，何必去換？」金福道：「你真是笨蛋，並且渾蛋。咱們那匹驢不是明媒正娶來的，留神搗麻煩。這樣一辦，便省了多少的後患。這匹驢，我細看過一遍，不是病畜兒，大約也是黑道上的行貨。不然，誰捨得往湯鍋上賣？不管他怎麼樣，反正我是從湯鍋裡買來的，不怕被失主瞧見。再者這一匹也不比那一匹差，你可惜甚的？」何九恍然大悟，只說道：「高著！高著！」那約角人道：「看不出譚大哥小小年紀，如此的老乾，真是一肚子的三國。」金福道：「我若看不透，也不敢離那三慶班了。程老頭兒張嘴就叫我是魏延，要知魏延也是豪傑，只比關張趙馬黃五虎大將差一蘿蔔皮兒，也不算屈了我姓譚的。只我姓譚的倒要看看他是怎樣一個諸葛孔明。至於我這位何九哥，簡直是豬八戒，三國裡沒處擺了。」一席話說的何九同那約角的一齊大笑。歇了一夜，次早起身，直奔家光。